

慘情  
小說  
淒風苦雨記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四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四版

情說  
小  
淩風苦雨記（全二冊）

每部定價洋七角



分售處

中華書局

蘇州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遼寧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江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     |        |
|-----|--------|
| 編輯者 | 上杭黃權   |
| 發行者 | 進步書局   |
| 印刷者 | 文明書局   |
| 發行所 | 上海文明書局 |
| 發行所 | 上海棋盤街  |
| 發行所 | 上海棋盤街  |

小慘情  
說

# 淒風苦雨記卷下

上杭黃權著

## 第十回 試啼聲、雙投文島、作苦工、獨赴泥犁、

話說那冬藏等三人被米泛翥騙去指模鎖入鐵屋。三人如醉如癡。自怨自艾。過了半日。只見有人開鎖進來。將衆人一個個的趕將出去。冬藏被他趕到一間空屋內。只見那邊好多的麻布袋堆在那里。袋上都有阿刺伯字的號碼。最奇怪的。那些布袋一個個都在那里搖動。並且有哼哼哈哈的聲響。不知何故。一頭想一頭跟著那人走。走到中央。猛見有兩個人提著一個空麻布袋。在那里等領帶的那人。便叫怪物鑽進去。心想不鑽却見那人手裏擎着一根木棍。惡很很的望着。生怕吃虧。只得縮身鑽進上面。兩個人便把袋口一收緊。縛住。幸有空洞不至悶死。冬藏在袋內。心想此番又是作何把戲。又不知更

有若何苦處在後邊心中。七上八下正在想時。只聽得外面春生吵鬧聲。跳躑聲。又聽得皮鞭劈拍聲。鬧了一會。已是寂然。想必也是裝入袋去了。過了一會。只覺得有人將袋扛起。裝入車內。那車就風馳電掣的開行在袋內。又氣悶。又頭暈。走不到一個時辰。只覺得車已停行。又有人把袋扛起。扛了一陣。安放在地耳邊。只聽得人聲嘈雜。儼如市場。又聽得噯呵。哨怪叫的人聲。又聽得叮東。噹銀洋的響聲。在袋內一些也看不見也猜不出是什麼所在。正在默想的時。候忽覺有皮靴聲走到面前。猛然間一脚踢來。踢在冬藏孤拐上。覺得腿痛欲折。不覺噯呵一聲。却又不敢高聲叫喚。忽聽得有人說道。這喉嚨很低。眼見得是個瘦弱的。只好值五十元罷了。又聽得有人同他力爭。說是強壯結實的。要。不信可以打開來看。這說話的就是米泛。翥那人只是不信。後又說無論如何。此人總不能往文島的。又聽得米泛翥同他爭執不已。忽覺得身體懸空。聽得有人唱道。一百六十磅。冬藏知是過磅。這才聽他們說定七十元。冬藏方知是。

豬仔拍賣場。憑聲音的高下。定價值的低昂。心想。我若不離上海。何至有今日的事。一個人在袋內。由痛生悔。好不悽楚。忽聽得殺豬也似的喊了一聲。接連又是一大聲明。是春生夏發二人想他二人這種聲音。大約可以賣到百元了。冬藏在袋中。也不曉得聽了多少。淒慘聲音。受了多少悶損。苦惱一個人。思前想後。想此番要來南洋。本是我一個人出的主意。春生不過附和。夏發是本不願意。自己捫心。他二人是受我一人的拖累。喜新義助的二百金。倒作成了我坑殺他二人的媒介了。況且燕舅臨別贈言。曾囑我小心。南洋賣豬仔的事。我不該粗心大意。把萍水相逢的人。傾心付託。以致陷牢籠。覺事事皆自己對不住。他兩個自責自恨。約摸有兩個時辰。光景忽覺又有人將他扛起。扛到外面。望車上一丟。從半空中直跌下來。跌得昏頭摔腦。滿身疼痛。只覺得車又開行。顛簸非常。足足走了有一點多鐘。方才停車。有人將布袋扛下。用刀割開。一個個都從袋內跳出。但覺得天旋地轉。兩目昏花。身子東倒西歪。立腳不住。約有

十五分鐘。方才神定。仔細辨認。原來已到海邊。停着一隻又破又小的藍烟窗船。岸邊密密層層約有五百人。春生夏發都不能看見。因有人押着不敢去找。忽見前邊一排人頭攢動。有一個先走上船來。走到船梯邊。走錯了一步。只見一個管押的西人。睜起怪眼。把皮鞭指着。嘴裏噤哩咕嚕說了兩句。一個手提皮鞭的中國人。大聲喝道。你走到旁邊想要逃走麼。那人方欲分辯。已走過一個黑鬼。趕上去伸手一掌。打在面門上。打得鼻血直流。又趕上兩三個中國人。拳腳交加一陣亂打。打完之後。有個黑鬼。扭住辮子。押着上去。細望那人時。已滿頭滿臉滿身都是血漬。變成一個血人。實在難看。第二個上去。眼睛朝旁邊一望。那管押的西人又說了一句話。又有個提鞭的中國人。大聲問道。你眼朝外望。要想逃走麼。又趕上幾個黑鬼。一如前例。痛打一頓。第三個上去。嚇得心驚膽戰。走到半扶梯跌了一交。那西人更是大怒。惡很很的一片亂嚷。有兩三個中國人也接着同聲嚷道。這人想自己尋死。打呀。打呀。打死這賊豬仔呀。一

片喧嚷之中。走過七八個黑鬼同中國人。先趕上前。把這人掀倒在地。夾七夾八一陣蠻打。打得那人滿地亂滾。始而尙是極聲喊救。後來竟是直着喉嚨乾號。淒慘難聞。打到後來。聲息俱無。手脚伸直。動彈不得。想必已是打死。遂有幾個黑鬼。把這人抬了開去。冬藏見了。打了幾十個寒噤。滿身起了肌栗。又驚又怕。又駭。趁着管押人走開的時候。悄悄問旁邊立的人道。這是什麼道理。那人道。這叫做警衆。向例如此。先上去的三個人。不是打死。定要打傷。以後來的就帖帖服服。不敢倔強了。這是是殺一警百的意思。冬藏這才明白。鬼死狐悲。眼。看。着。同。胞。遭。此。楚。毒。好。不。傷。感。方欲再問。只見管押的人。提着鞭子。挺着肚子。惡很很的走了過來。冬藏趕即縮口不言。那管押的人。當時押着冬藏等人。從這半邊上船。趕進後艙。約有一百多人。擠了一艙。莫說睡的地方沒有。就是坐的地位也騰挪不出一百多人。都是直挺挺的。站在艙間。天又漸漸的晚了。伸手不見五指。手脚稍動一動。就碰著了旁人的身體。立了個把時辰。兩隻腿

已經是僵了。始而酸痛。繼而麻木。後來脚底心中。立同針刺一般。好不難受。那知到半夜裏。船又開行。一出海口。風浪又大。船身又小。一個浪花翻上來。就歪在一邊。這些人立脚不住。也隨勢歪斜。左右亂晃。前後亂擠。你碰我。我碰你。沒一個人身上不是傷痕。沒一個頭上沒有栗塊。前兩點鐘。只聽得呵呀。噯。嗆。呼。痛。的聲音。後兩點鐘。又變了。哇。吓。哇。吓。嘔吐。約。聲音。各人都張口亂吐。有的噴在旁人臉上。有的噴在旁人的衣上。彼此亂嚷。酸氣直冲。愈鬧愈吐。得利害。直鬧到天明。窗洞中透進亮光。彼此一望。不覺失笑。有的是頭髮上粘成一片的。有的是衣襟上溼成一片的。更有滿身由頭至脚。全是污穢的。冬藏朝自己臉上一摸。摸着一片粘而且溼。酸而且臭的東西。趕忙用衣服去揩抹。了一回。各人都是筋疲力軟。不能再立。大家商議。不如一排人坐地。一排人擠立。一點鐘之後。大家輪換。却是衆人都搶着要爭先坐。沒奈何。只得商議出一個兩全之策。一排人坐地。一排人就坐在這一排人的身上。冬藏雖是不願。但是到了這。

時候不能再立也就只好依從。霎時坐定。冬藏却坐在一個中年人的身上。那人又酸又臭又污穢。一套白短衫褲已變成元色。短髮上白虱蠕蠕而動。冬藏無可如何只得坐下。那知這人身雖污穢性却風騷。見冬藏是個美少年他便伸手擁抱着。雖不敢怎麼樣的無禮。那一種自鳴得意。誇示旁人的意思。神色之間不免流露出來。冬藏雖是忿恨却也無可如何。不料坐到後來。身上覺得胸前蠕蠕欲動。奇癢難當。急解開衣服一看。原來有幾個虱子。由那人身上爬了過來。試想冬藏是個維新派穿西裝的人。身上何曾有過此物。一時慌得手足無措起來。那人挨身一望。見是幾個虱子。便伸手替他拈去。隨即放入口內。嚼得津津有味。冬藏看了不覺一陣惡心。重複翻腸攪肚大嘔起來。奈腹中已經吐盡。只能乾吼。苦不可言。實在不願再坐。立起身來。重又站着。那知起先是大家擠着站立。所以船身雖是東倒西歪。人却不能跌倒。這時大眾皆坐。只有冬藏一人懸空站立。左右前後無所憑依。一個浪起立脚不住。重複跌倒依舊。

跌。在。那。人。身。上。滿。艙。的。人。都。哄。然。失。笑。冬。藏。急。得。滿。面。通。紅。正。在。亂。烘。烘。的。時。候。忽。見。艙。門。推。開。有。一。個。外。國。人。身。穿。白。衣。頭。戴。艸。帽。兩。片。焦。黃。的。鬚。鬚。一。雙。碧。綠。的。眼。睛。左。手。拿。了。一。本。紙。簿。右。手。拿。了。一。枝。鉛。筆。背。後。跟。了。兩。三。個。中。國。人。手。內。都。提。着。木。棍。滿。艙。的。人。登。時。寂。靜。那。外。國。人。睜。起。一。雙。碧。眼。週。圍。看。了。一。會。又。點。了。一。次。名。眼。看。着。這。樣。擁。擠。深。恐。有。些。疎。失。遂。向。一。個。肥。胖。的。中。國。人。說。了。幾。句。英。國。話。那。中。國。人。如。飛。的。跑。了。出。去。這。胖。子。身。體。過。重。走。又。走。不。快。一。搖。一。擺。的。如。同。甲。魚。一。樣。衆。人。看。着。忍。不。住。要。笑。不。一。會。又。如。前。跑。了。進。來。跑。得。氣。喘。吁。吁。滿。頭。大。汗。手。內。拿。著。一。把。鐵。的。鑰。匙。走。到。外。國。人。面。前。灣。腰。曲。背。恭。恭。敬。敬。的。呈。上。外。國。人。伸。手。接。了。過。來。隨。便。交。給。旁。邊。另。一。個。中。國。人。只。見。他。走。到。裏。邊。靠。壁。上。用。鑰。匙。套。住。樞。紐。用。力。一。扭。隨。手。一。推。推。開。一。扇。鐵。門。原。來。裏。面。還。有。一。間。那。外。國。人。隨。手。指。了。二。三。十。人。連。冬。藏。也。在。其。內。命。帶。進。裏。面。艙。內。一。進。艙。門。只。覺。得。天。昏。地。暗。儼。同。黑。夜。原。來。是。一。間。四。面。無。窗。悶。

不透風的貨艙。幸而板上有幾條裂縫。稍透空氣。所以艙內的人。不至悶死。又喜地方寬敞。可以任意坐臥。衆人此時都是力盡筋疲。到了這個黑獄。不啻登了天堂一般。不顧艙板的污穢清潔。都橫身睡下。冬藏更覺疲倦。不一刻已昏昏睡去。及至一覺醒來。只覺得身體冰涼溼透。用手向下一摸。一個身體。竟全睡在水內。原來浪花濺起。海水都從裂縫中湍了進來。此時身上又溼。腹中又飢。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心想春生夏發。此時也不知在什麼地方。是何情狀。正在胡思亂想。忽見艙門開處。有人遞進一個木桶。衆人趕去觀看。原來是一桶糙米硬飯。碎米糠粃。夾雜大半。當時餓極。只得抓了兩把。塞在口中。竭力咬嚼。又乾又燥。險些把喉嚨吃破。吃畢。又見有兩個人進來。一人提着一把掃帚。一人提着一條鐵鍊。隨手鎖了兩人。叫他掃盡了艙中的水。依舊使這水仍由裂縫中流出。眼看着艙裏的水。已掃去了大半。那兩人却等得不耐煩了。除了二人的鐵鍊。提着掃帚。走了出去。依舊將艙門鎖好。這裏衆人從掃水之後。

倒發明了一件事。凡是小便都到裂縫處撒出去。讓他流出。總有些流不盡的。隨着海水四散流開。所以衆人先前睡在水中。尙是海水。後來水中又帶着一股尿騷臭。更是難當。且說冬藏等在黑艙中。接連過了兩日。忽覺船身停住。知是到了文島。以爲便要上岸。不料停了半日。聽得外面人聲嘈雜。哭聲震天。却不見有人來開艙門。又停了一會。外面人聲已寂。輪船又起碇開行。內中有幾個知道的。說是文島不上去。要送到泥犁去了。冬藏也不知泥犁是什麼地方。好在此時已置此身於度外。也就聽其所之。又走了兩天。那些苦況。也就勿庸細述。正是。

飄零異域昔人悲。况復生還未可期。中國人心今盡死。同胞忍使葬泥犁。

第十一回 殺威棒甘心咬舌死。化屍所不意伴蛇眠。  
冬藏在船上。直到第五天早上。輪船已停。有人推門進來。趕人出去。約有一百

多人都趕在前面。後面有四五個中國人。拿着皮鞭。口裏哇哇哇。哦哦哦。直同中國人趕豬的聲口一樣。趕到岸上。有十幾個人在那裏等。手中總不離皮鞭。胸前總不離鉄鍊。與星加坡受押的人一樣。所不同的只是一根髮辮。星加坡的髮辮尙有指頭粗細。泥犁的髮辮。竟只有筆管粗細了。還一個個都添着紅辮線。合中國小孩子一樣。冬藏看了不覺暗笑。不料一個管押的人。看見冬藏脚上穿的一雙破皮靴。走過來。咿咿啞啞說了半天。說的都是馬來話。冬藏一句也不懂。惹的那人生氣。一連幾脚。把冬藏的脛骨幾乎踢斷。冬藏看他這神氣。也會意是爲他脚上的靴。當下把皮靴脫了下來。襪子也跟着脫去。這雙襪還是在香港買的一路來已經踏的粉破。當下隨手丟棄。但是生平未曾赤脚踏下地去。泥沙都嵌入足底。疼痛非常。況且大毒太陽晒的地下滾燙。真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只得忍着性子。聽他排佈。忽聽前面一個人拿號叫一吹。大家都跟着他走。却是不同星加坡一樣。隊伍也不整齊。辮子也不結住。沿

路都是椰樹。枝葉參天。遮蔽得一些太陽都沒有。心中頗覺清快。再走了四五里路。又兩邊都是蕉樹。碧綠的葉。焦黃的果。正在口渴時候。看了好不垂涎。那兩邊的房屋。都是用草蓋的。有些赤足露身的馬來人。沿途來往。最奇怪的。所見的馬來女人。頭上都頂著東西。或是筐籬。或是茶壺酒瓶之類。搖搖擺擺的走。總不會掉下。心想這也是絕技。一面走一面看。不知不覺的走了十幾里路。倒也不覺辛苦。走到後來椰樹也沒有了。只有連阡帶陌的烟園。裏面都有人在那裡做工。赤着身體。一絲不掛。都是骨瘦如柴。面黑似炭。沒有個人色的。看了這個景象。不覺的又勾起煩惱。心中愈煩。身上愈熱。漸漸的覺着腳底起了熱泡。看看真要走不動了。忽見前面一排人已經站定不走。原來到了一個極大的烟園。園門口立着兩個人。手提木棍。只見前面進去的人。每人都是三棍。也有打得頭破血流的。也有打得脛骨折斷的。冬藏心想水滸傳中。凡是軍流人犯。發到配所。都要打一百殺威棒。這里莫非也有這個規矩麼。心想時。前面

人早已走完。輪到自巳。一步步的挨上去。方要走到園門。忽然大叫一聲。口中鮮血直噴。撲地便倒。旁邊的人都道是中暑。即有一個年紀老些的看押人。走上前來。先拿棍子撥了兩下。只見冬藏直挺挺的躺在地下。動也不動。又拿皮靴踢了兩腳。也不見動靜。遂灣下腰去。拿手摸他心口。却是微微有些熱氣。正在細細撫摩。上面那兩個看打的人。却已等得不耐煩。都一片聲亂嚷。這個老人只得叫兩個土番。將冬藏橫拖直曳。拖過一邊。把大毒的太陽晒着。遠遠望去。不知道的。還以為是晒晾鯨魚。那知却是晒晾死人。還有後面那一班的猪仔。都是依樣畫葫蘆。打三棍趕進去。直打到傍晚。趕到傍晚。方才打完趕完。只見先前那個老者。帶了四個土番。出來走到冬藏身邊。仍舊用手一摸。見尙有一絲半氣。遂叫四個土番。扛入裏面屋內。將冬藏放在地下。然後領着土番關門出去。這冬藏先在外邊。睡在糞窟隄邊。被太陽晒着。臭氣薰着。所以再也醒不轉來。如今睡在這間草屋內。冰涼的地上。就慢慢的甦醒過來。原來冬藏當

時看見衆人進去。都要打三棍。心想自己亦不能免。與其恁般受辱。不如死却。所以站在那里。只轉尋死的念頭。無奈一時之間。竟無死法。旣無利器。又無毒藥。若說自經扼喉。又恐有人看見。斷難死得成功。想來想去。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一個死法。眼看着將要點到自己。這一急。直急的冷汗直淋。忽然想起。在上海時。曾看見某報上。曾登有告白。內中有嚼舌自殺這一節的事。想必嚼舌總可以死的。所以一路走着。一路便把舌頭拼命咬碎。鮮紅直噴。痛徹心脾。一陣昏暈。就此跌倒。看官須知冬藏這一番咬舌。倒是真心要死。不是那假意自戕。藉端要挾的。可比殊不知自盡本非易事。咬舌自殺。更是艱難。舌爲心之苗。一嚼則痛連心肺。痛極卽暈。那能再嚼。不能再嚼。那能便死。所以圖自盡的。切不可咬舌。咬舌的決不能自盡。冬藏以虛言爲實事。雖是上了別人的老當。却是留着自己的性命。不過多吃了一場的痛苦。閑話少叙。再說那冬藏當時甦醒轉來。張目四顧。只見黑暗不覩亮光。不知此處是何地方。大約總是夜間時候。

用手一摸。方知自己睡在泥地上。用手撐拄地下。要想起立。無奈舌痛身疲。竟難起立。只得重復睡下。細想此身尙是生存人世。只聞得左右前後。多是悉悉率率的聲音。却是一些也看不見。又聽得遠遠的有無數聲浪。直入耳鼓。鷄聲狗聲。人語聲。啼哭聲。喧笑聲。最奇怪的。隱約間還有管絃絲竹。彈唱之聲。直聽得冬藏毛髮直豎起來。心想閉着眼睡。無如那些聲浪。總在耳邊。要睡也不能。於是重復勾起心事。思前想後。想到傷心的地方。眼淚直流。哽哽咽咽的哭將起來。時已夜深。無人聽見。哭的淚盡聲乾。昏昏沉沉的時候。忽然伸手過去。碰着一件又冷又軟的東西。蠕蠕而動。心中一嚇。急忙將手縮回。於是縮手縮脚的。再也不敢伸開。就是呼吸之間。也惟恐有些響聲。一時間又昏昏沉沉的睡去。及至醒來。已有一隙亮光。透入裏面。隱隱辨得是一間空屋樣子。冬藏此時。痛已略止。腹中覺得飢餓。心想在此空屋。終非了局。遂勉強掙扎起來。走了幾步。不料踏着一件又軟又滑的東西。心中一驚。重復跌倒。這一跌。頭正碰在板